

# 做一条大河

□ 韩晓辉

沁河于我,不仅是一条母亲河,更因为她是一处美丽的所在。虽然我也像许多外地朋友一样,没有更多亲近过她的源头之地,但是今天的我还是不由得提起了笔。

沁河,她就在那里,沁河源也是。即使旱天,也会有很响亮的水从那不太大的洞口汨汨地流出。顺着山根,沿着木栅栏沟子滑下去,拉着从更远处奔过来的叔伯姊妹们的手,忽而哗哗地流淌,忽而静悄悄地荡漾开去,忽而跳下小崖,忽而随意拐弯,向东又向南,向南复向东,向东又向南……一直不停地流着。从神话中的谒炭山一直流到了汉朝的羊头山,流到了北魏的沁源,流到了唐朝的沁州,最后流到了今天美丽的沁源。

在这里,没有陕西省延安市乾坤湾那样的所在,没有上坡比下坡容易的倒跌坡。“沁河向南流,十山九平头”,那是下游沁河儿女的顺口溜。可是,在源头这里,河两岸崖壁峭拔,山形兀立,有似刀削、有似孤岛,与临近城市的山形很是相像。在这里,虽然没有人叫她沁河大峡谷,也没有人叫她沁河峪,没有人叫她溶洞谷,甚至没有人叫她沁河的山,但她就叫沁河源,叫沁河源湿地生态功能保护区。据一位70多岁的老人说,为了保障县城饮水安全,前两年在这里掘了一口深井,上面虽然加盖了水泥盖,围了铁栅栏,前

些年在井口还能看到五彩的光。我想,那样的光该是蓝天白云、绿松红枫在当地人眼中的折射吧!

记得有一年,几辆越野车载着我们,从高高的花坡上面来到了这里,又从这里回到了沁源县城,一路上的绿色让我们大家都惊叹不已。一位当过播音员的大姐说,河南的亲戚回来看了这里说,“这么美的地方,我们怎么以前就没有听说过呢?”

记得那一年,长治的一群作家朋友来到这里,不太熟悉路况的我领着他们早早地下了车,心里想着“很快就能看到沁河源头了”,奈何路途实在是太远了,因为不熟悉路,我的心里十分懊悔,也十分的焦躁。但是,他们却都不着急,午饭时间早已经过了,他们仍然在那一片河湾里游玩嬉戏,且拍照拍得意犹未尽。

原来,我的无心之失,竟然让他们发现了“新大陆”。他们玩得那么开心,他们和我的沁河亲密,他们和我的沁河私语,一直喝着漳河水长大的他们仿佛也成了沁河儿女,虽然口音不同,但那时的他们却和我一样,都成了太岳山的精灵。

在那个必经的石门洞口,我忽然记起了《桃花源记》里的句子,心里想,“这上面该写上几个字……”可是,有一位朋友却抢先说:“这上面该写上几个字……,对,洞开,还有桃花源,一面一个……”在那片纤巧

笔直的芊树林育苗地里,壮实的、美丽的男男女女们一致同意,把自己的身影留下,即使他们的手机里已经有了太多的影像记忆,即使我们都不太在乎把这些影像曝光在自己的相框里……

记得那一年,几位朋友从省城太原来了,他们没有提前打招呼,没有野炊,等我与朋友赶过去的时候,他们已经借着农家的灶火热了热水,津津有味地吃上了泡面。吃过饭后,那位搞摄影的大哥仍然不停歇地拍着,他说,还会介绍其他朋友来……

那一年……

那一年……

今天,当我再一次走进这里的时候,我发现,她依然是那么美丽,只是,因为接连多日的雨点让她更加迷人了,地泉在“突突突突”往上冲;从龙王爷大嘴里吐出的抛物线是那么的优美,那么的壮硕;从应急水源井四周直往外涌的喷泉,从水泥平台跳下去的水帘,还有那滔滔的流水,那矗立在河道里的三线厂房,虽然门窗被好事者撬走了,但是砖块、石块依然紧密地连接在一起,我知道,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,这些旧厂房曾经是新中国的百年大计,难怪它们屹立于此50多年,还显得那么高大。还是那位70多岁的老人讲,当年为了生产和建设需要,政府还专门在五、六十米高的山腰修建了蓄

水塔。

在这条河上,还有两座小型水电站,虽然它们的发电量不大,但是它们见证了大自然的神力,落差竟然在40米左右。真不敢想象,在这条不足3公里的河流上,竟然一直在悄悄地发生着力与美、城与乡的交响。他们不仅见证着改革开放40年的巨变,而且也必将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的一个重要标记。

在这条河上,留下了许多勤劳智慧的沁源人生活的痕迹。如今,这里的农家乐非常火,这里的粉皮、粉条销售可观,还有用源头水酿成的酒,还有即将完工的“池上宿集”,住在那些异乎寻常的大房子里,仰起头就可以望见蔚蓝的天空和闪闪的星星,望出去就可以看到青青的绿草和静静的湖水……

这一天,我还碰到了一位外地青年,他驾驶着越野车过来,我立即像捡到了聚宝盆一样,把许久以来的认识和见闻一股脑地倾诉给了他。我想,这应该比吃一顿大餐来得更有意义,更有价值。

“逝者如斯夫,不舍昼夜。”站在这一条通往黄河,最终奔向大海,连接五大洲和四大洋的母亲河岸边,我们虽然都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和人生的易老,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地、深沉地过一种有追求的生活,我们就一定会和这条河一样,万古长流。



平顺井底 本报记者 牛红岩 摄

## 窗户上的蝉鸣

□ 杜宏兰

长夏里的一声声蝉鸣,总是能把每一天的日子都叫得冗长而慵懒。

我家所住的楼层是13层,这么高,每年夏天还是会有蝉直接扒在南面窗户的窗纱上鸣叫。

“吱——呀——,吱——呀——”的声音十分响亮,就如同它已飞到房间里叫一样,有时甚至觉得似乎它专门趴在你的耳边叫,并且经常是在你想睡懒觉的大早晨。

无奈只得不得不情愿地起来,隔着窗户和它对视,它还在肆无忌惮地大叫着,仿佛是在挑衅似的,和我叫板。这时我只要伸出食指和中指在窗纱上弹一下,它就停止鸣叫,飞走了。

经常就是这样被它搅了美梦,但隔几天不来,又甚觉少些什么,盼着它来打破这盛夏的沉寂。

其实蝉鸣是有些尖锐刺耳的,而且每一次鸣叫都是那么突然,从不给人心理准备。尤其在这高楼的窗户上,如此近距离地听它叫,实在觉得跟记忆中的蝉

差得太远。

儿时,假期漫长,独坐在午后的院子,拿一本故事书,看一个个离生活很远的稀奇情节。葡萄架下,一个大水池,池水旁有两只亲戚送来的白鹅,懒懒地倚在池边,大约水温也不尽如人意。

此时,毫无征兆的蝉鸣声就会突然到来,那一声高过一声的长短不一的鸣声,从遥远的树梢传来。似乎它是在宣誓夏日主权,告诉午睡的人们,“我来了,接下来的几十天,我将主宰夏天的声音。”

那时的蝉声总是将人的思绪引向最高处,我家院子里有几棵高大的杨树,院外有几棵高大的榆树,这些树干干洁净笔直,树冠茂盛庞大。

蝉大约最喜欢这处场所,孩子们总是成群结队地在院外抓蝉、捡蝉蜕。不记得是否见过他们“意欲捕鸣蝉,忽然闭口立”的样子,但肯定见过小黑手里满满一捧金黄色蝉蜕的收获。

蜷在爷爷的老躺椅上看了一

本又一本书,我不愿参与他们的捕蝉行动。有时,那种蝉鸣声会成为我读书的背景音乐,适时插入到跌宕的故事中,别有一番滋味。

《一个女婿半个儿》《婆媳借米》《神农尝百草》《佛跳墙的由来》……每当读到关键时候,危险解除时,就如释重负。抬头看一眼高高的树梢,蝉应时而鸣。这一声长长的叫声,似乎不那么尖利,仿佛在应和书中的情节。

蝉鸣清晰、高调,总是把人拉回现实。院外的孩子们散了,一片安静,又有脚步声从远处传来,会是来找我的小伙伴吗?抑或是送信的大叔?

可脚步声没有停,又走远了。那样的夏天,如果有朋友突然来访,聊一聊天,或看一封同学平淡无奇的书信,一定是白天长,夜晚也长假日里最好的期待。

记忆中的蝉鸣还在耳边回响,童年的时光却已一去不返。

又到了夏蝉鸣叫的日子,落在我窗户的蝉又会怎样鸣叫夏天呢?